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塔幼青參閱

丘文莊公集

議　丘濬

制國用議　計歲出入

按先王制國用必命冢宰者冢宰為六卿之長周時無宰相冢宰即宰相也每歲于年終之時五穀皆入

之後俾其視今歲之所入以制來年之所出而定國家一歲多少之用焉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謂地之小者入亦小地之大者入亦大地小而入大則年之豐可知地大而入小則年之耗可知每歲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豐耗年豐則國用隨之而隆年耗則國用亦隨之而嗇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每歲所入析爲四分用度其三而儲積其一每年餘一三年餘三積三十年則餘十年矣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常

自此以後不復留一常使見九年

留九年儲蓄之貲然後計其見在所有之數以爲經

常用度之節量其所入而出之因府庫之虛實爲用度之盈縮則國家無不足之憂而興事建功無有不成者矣竊惟王制此章說者謂爲商制以臣觀之古今制用之法誠莫有加焉者也夫國家之所最急者財用也財生于地而成于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歲歲有所生人生歲歲有所用歲用之數不可少而歲生之物或不給苟非歲歲爲之制先期而計其數先事而爲之備至于臨事而後爲之措置則有弗及者矣臣愚以爲今日制國用亦宜倣此法每歲戶

部先移文內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某處合用錢穀若干。某事合費錢穀若干。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為帳籍。一一開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于冬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其間有無災傷逋欠蠲免借貸。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執政大臣。通行計筭。嗣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所存幾何。用之之餘。尚有幾年之

蓄具其總數以達上知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則儲之何所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其事可以暫已如此則國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預爲之備而亦俾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贏縮蓄積之有無云伏惟　萬幾之餘留神省察必使國家倉廩恒有九年之餘而不至于六年之急萬有一焉而或不及于三年則必惕然儆懼凡事皆從減節痛華用度之無益者使毋至于國非其國焉實惟宗社無疆之休

能有三年之儲則亦可以無憂矣

足國用議

去冗費

按曾鞏之議以宋眞宋仁宋英宗三朝較之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照有司按尋載籍講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深其議卓然可行顧人君肯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而疏以爲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朝疆宇比宋爲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賚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廕子耳然廕子止于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考諸司

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戸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稅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戸口之數較之宋雖畧相當而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國家儲積數倍于宋焉請自今爲始乞命有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戸口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　祖宗

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臣又觀葉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吁宋之時。入少而出多。其臣猶責其君以爲非難。況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　聖君爲之。又何難哉。葉所謂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與夫蘇軾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是二人之言。誠人君

去冗費足國用之至論要法也。

京輔之屯　設四輔郡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為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時。亦于畿郡立為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為額我　朝建國江南。于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于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于北其

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幷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獨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扞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如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見

在而加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今永平已建開府）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或眞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淸爲輔。坐鎭閘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北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爲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堂室堅固。內

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于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發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禦備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而 宗社奠安矣。

屯營之田　海田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說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　勑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瀕海州縣築堤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

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招集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布而不可為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為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濵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攔鹹水之入疏溝渠以

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
未及行。而嘗泛潼御而下。緣自河以至潞渚。觀其入
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欲脩也
田當先通水利
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
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長
隄。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
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
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
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

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矣、

江右民遷荊湖議　蕃民生寬力役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荊湖之人觀之則荊湖之民異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觀之則江右之民殊于荊湖自朝廷而觀無分于荊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限隔時勢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以今日言之荊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

于荆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以爲養也。江右之人羣于荆湖旣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臣請立爲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各以稅戶之目。其爲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于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隨其所在。拘之于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勿強、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爲板冊。見有其人主戶。本貫無人者不許、見當其處軍匠。遇闕依次勾解、明白詳悉、必實

此宜斷流寓爲土著。

毋隱然後遣官賫冊親詣所居供報旣同卽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爲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便江右無怨女荊湖無曠夫則戶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贏田荊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之一視同仁之道也（想其土俗流離之人不相將既必歸娶而出營生計耶）

屯田　淮南水田頼壽陸田

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頼壽爲輕（田值賤則不必清屯地可官出金錢以買之）且地在兩京

之間相距畧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于國用不爲無助臣請于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爲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爲大河濶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于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于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于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浚深以爲湖蕩及于原近舊河之處疏通

其水。使有所瀦。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係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係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者恐不減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其後果賴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盡四海以爲疆。而此地介兩京間。而又爲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僅百里。詎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

富家之田。為之奴隸。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田里。夫若此者。豈其所欲哉。無可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無定見。倘 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于頹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陽湖。置洪澤屯。于壽州置芍陂屯（南北分爭所重者芍陂）。厥田沃壤。大獲其利。俱在此地。遺跡可考也。

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跡在今湖廣之荊襄河南之唐鄧古稱雒陽爲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觀之則此三郡實爲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蓋兼水陸而有之也南人

以故此處深山之中多流民田之因而聚衆常爲劇盜

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于此者比他郡爲多臣請于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之地則分疆定界募北人種之

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雒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于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爾于陸輓之故道一三邊有鈌亦或賴以濟焉

西朝最苦秦運之不通

銅楮之幣一 更錢制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

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

所以欲用人少爲貴重王者之权所以制天下貧富也

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覬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爲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

爲半兩或爲榆筴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鵞眼綖環或爲荷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貫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眞而售

贋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顯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毎錢以十分爲重中開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傍周廻鑿以花紋毎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餘共五仍可再鑄）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遍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

亦劃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詔誥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銅楮之幣二　復鈔法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改也然自宋以前未有鈔會而國用未嘗不通以聖祖之制而鈔法終不可久則此固不當故復也行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革偽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錢爲中幣鈔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

自　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鏹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

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　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紿之患商岀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

山澤之利　禁開礦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

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

此論于神廟時亦爲切事

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

之者隨纖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
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窟舁而去之
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
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必循歷至於今日尤甚少焉
無足怪者我　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
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
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
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
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

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嚢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於山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鹽法議　轉般存積

按宋朝轉般之法。似于今日亦可行者。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

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滄鹽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

故滄鹽入淮其值倍一倍以上但行鹽地分亦宜通融除弊方爲完法

般之法。選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鹽每引量給脚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爲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筭。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筭累年客商所中。常股

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日煎煮之策。此後又比于河間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竈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鹽。其數赴官告買。量爲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鹽之罪。其錢乞于內帑豫借。待成效之後算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值。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即給以見鹽。于行鹽

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草茅偏見。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鹽法議　解鹽

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者在于鹽。鹽非一種。其最資國用者。惟是末鹽與顆鹽耳。末鹽出于海。海非一處。顆鹽出于池。池惟解州有之。蓋海鹽出于人。必煎熬烹鍊而後成。解鹽出于天。畦壠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然後結成焉。出于人者歲額不足。可以增

補出于天者歲額或有不足則將取之何所哉是以開中解鹽與海鹽異海鹽非一所此不足則取之彼可以通融湊補解鹽惟一池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課不足額矣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踰十年歲額守支待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筭鹽課見存者若干商賈待支者若干計其所有之數果不足以給其所支即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

干限以三年之內干海鹽或井鹽存積多餘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一引六錢卽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如此不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不然則是　朝廷開官府設官吏專爲商賈聚利以償債舊欠多而新入少終無已時况且解鹽切近西北二邊于用爲急與時國用有關邊儲不足當于何所取給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堦幼青　參閱

丘文莊公集

議　　　　　　　　　　　　丘濬

内夏外夷之限一　　　　　區處畿甸降夷

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

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為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今建州夷多狀中國人為之用亦猶因火貪食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為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壅將成江河毫毛不折

將尋斧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

請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于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置之畿甸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己巳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鄉導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爲明鑑者也當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

後卽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爲中國禍害。今況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况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于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

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
處之南方非但離其族類亦以變其土俗耳
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銓撥于廸南
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
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
其用、且免其患矣、

內夏外夷之限二

番將無專任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番將之中。如漢之金
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
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

偶然而遂不信其當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知習性自然殊別其混處日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爲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北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爲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然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志方強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強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去留此等

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仰惟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此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將為正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者也

修攘制御之策

城郭村堡

臣按自古國都于其近邊必有牧馬之所其閒必積芻豆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奸人導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今國都去邊伊邇己巳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于無事之時卽其地築爲

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
龍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于其中特勑武臣一員于
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該內直下
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爲修攘制馭之
要也

守邊議 種樹

按月令于孟冬之月旣命百官謹葢藏命有司循行
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壞城郭戒門閭修鍵閉
愼管籥者此葢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

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則專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其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啟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闕薄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則又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賊盜之竊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為先事之備于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于人馬可行之地而

致其備。于凡鳥獸往來之徑。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於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爲政。苟且目前。而于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卒無措者多矣。甚者以樵薪之故。而翦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思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爲之。況有其險而自去之以爲虜除道耶。智者不爲也。後之君子尚思所以爲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竊以

爲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爲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爲薪燒柴爲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爲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

洪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

所掌于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減省之節目一一以聞必須無損于造開無虧于國用定爲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寔大考諸司職掌于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場如遇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奪奏聞給價收買或差人砍辦然亦止言營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費內臣之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是以供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

可以燃取之須有盡時生之必待積久況今近何別無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廠于易州以來恆聚山東西北直隸數州民夫數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之民以爲挑柴夫府縣添設佐二官以專督之又特勅侍郎或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皆不舉火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爲非要之務隨時制宜固取足用政不必顓顓設官拘拘督責因吾

口食之奉以奪民衣食之資也。爲今之計。宜移置易州柴厰于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量其州縣在周官納薪納秆即是爲薪炭之用大小人民多寡。定爲薪炭之數。分派輪納。內外衙門每歲定爲限期。俾其依期運納。一如戶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稽考。又必痛爲禁革。除去印烙。荷薪柴可以燃爇。即與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紋鵲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爲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

時苟生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其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于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於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其近便地撥于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

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從三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效有枯損者仍責其賠其所種樹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一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遣一官採其支條以爲薪炭之用如

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壯固矣又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烟爨無京民百分之一獨不可用石煤乎儻以爲便乞下辦納挑運州縣討其買辦催覓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價送官量給與之市石煤以爨是亦民便

守邊議　防守居庸紫荊

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

壘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雁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于億萬載之

下也。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鑒者。儆戒生于不足也。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金口。南搤其抗。

既已都燕則元人滅金之故智亦爲防世之鑒

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荊而謂之搤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鎭。而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

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執者之言也

守邊議　修築墩堡

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堠烽燧毳錯傳所謂藺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礌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

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塞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自世廟以後則墩臺以漸而加多）則恐失之太少矣臣愚以為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為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而迂迴勢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為虜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為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勢

審其形便於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則立爲一墩及於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爲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爲接應墩統於堡堡統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爲總臺數處以次遞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間四週俱築爲土墻高四五尺長七八尺許橫斜錯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

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爲長竿。分爲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爲虜緩急衆寡之候。所謂紅燈者。假羊角敎魚鰾爲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衆。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邊防議　復河套

按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後秦姚興以赫連勃勃爲安北

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爲統萬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故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

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頻與關右爲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眞宗咸平末繼遷叛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始以夏州遷懷遠鎭改爲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

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熈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爲興即今寧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有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爲之制焉蓋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

巳。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䟦氏。宋人以內地為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于中國。葢當夷狄極衰之際。遍于西北邊城。並為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太寧。永樂初。革去太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

處。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我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為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為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貴乎豫，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為我內地患，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

來。何以處之乎。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爲之擘畫。臣愚過爲之慮。今日西北諸邊、　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偶未之及。非遺之也。芽蘖未萌也。今則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爲之防者。玆其時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于外。玆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于其所經行之路。則預

扼其要衝于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勝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餽餉爲難將至于漢人之勞費盡思赫連之

河套自是肥之地得而據之不須內境輸挽

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漢人于境外輸臺之地尚爲之屯營況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合朝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選通古今識事体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倘以爲可行或于

此在孝宗朝猶爲經理今則收套之虜

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于河之北據要害以

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壖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已置家業其中焉之猶難矣于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姑仍其舊可也

邊防議　守山後諸鎮

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

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　太宗又于此建都則躋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于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遶之東極于醫巫閭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

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謀畫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于無迹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鎭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鎭

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畧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於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鎭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

自世廟及今守衛軍府多已建立

以爲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鎭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

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於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

馭夷狄議

兩廣猺獞

按李固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贓即罷去，夷獠知其去

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撿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撿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

以為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其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

官無定員特建号以

衛所之制。既授其投詞。不煩勘實。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騶從鼓樂。送歸所居。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使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爲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

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所獲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粮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馭夷狄議　　制馭猺獞

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

一二萬人倘皆非虜賊已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知今惟　聖明留意遇有遠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眞偽矣至其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爲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擄掠如蝇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

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蠻者也。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閉其途。絕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強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鹵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箐之中。不為宮室之奉。不為妻妾之用。不為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使吾內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所得財無所用。而欲用之亦無所於售。為今之計。宜

其欲不大。其類不一。則制之亦易

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峒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爲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給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米穀生口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枷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鄰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挾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爲賊所劫入者

（不受其銀兩則奴婢無所施然彼制之甚難以銀兩易于持帶不便投索也）

殺死官員擄去印信輙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我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于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蓋非內無糧餉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寮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爲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每

城必爲內垣。悉棘樹欄。總爲一門。昏夜既上城守。卽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畜乳犬馴伏之。每五垛間用木爲櫃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知儆。彼不能駕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馭夷狄　北虜

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强。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

祖解圖之後至于我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之典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胡元極矣說者以爲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反盛極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捕野獸以爲食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然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

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況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以其國人以爲之長。非獨幾甸間爲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謂達魯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羣。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

饑寒甘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城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併與其本來之部落而迷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狺狺然見骨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傷之不暇。以故不能為我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

之所爲者。我太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其巢穴。彼皆雉竄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干降附而還。是以百年之間。夷狄懾服。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喬耀千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朶而只伯之輩。皆駑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鷙。尙結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即破滅。惟脫歡脊按脫脫不花以肆猖獗。其子也先繼之。己巳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

己巳之事由於閹豎非也先之能也此論爲確

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尙存前代之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傅二矢外嚮。數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脅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大衆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于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乩加思蘭之徒。

皆是自相屠戮。釁生于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固天厭夷惡而助我 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雖然。蠭蠆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于遼末。鐵木真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當今爲中國患者亦非北虜也）爲國者防微杜漸。恒恐禍生于所忽。譬則近山之居。慮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墉。深其陷穽。塞其蹊隧。而迂其往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爲吾畜產之害矣。我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

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惟宗社無疆之休。